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

詩曰：四聖無端欲逆天，仗他異術弄狂顛。西來有分封神客，北伐方知證果仙。幾許雄才消此地，無邊惡孽造前愆。雪飛七月冰千尺，尤費顛連喪九泉。

話說金吒一劍，把王魔斬了。——道靈魂往封神臺來，清福神柏鑑用百靈幡引進去了。廣法天尊收了此寶，望崑崙下拜：「弟子開了殺戒。」命金吒把子牙背負上山，將丹藥用水研開，灌入子牙口內。不一時，子牙醒回，看見廣法天尊，曰：「道兄，我如何於此處相會？」天尊答曰：「原是天意，定該如此，不由人耳。」過了一二時辰，命金吒：「你同師叔下山，協助西土。我不久也要來。」遂扶子牙上了四不相，回西岐。廣法天尊將土掩了王魔屍骸。不表。

且說西岐城不見姜丞相，眾將慌張。武王親至相府，差探馬各處找尋。子牙同金吒至西岐，眾將同武王齊出相府。子牙下騎。武王曰：「相父兵敗何處？孤心甚是不安！」子牙曰：「老臣若非金吒師徒，決不能生還矣。」金吒參謁武王，會了哪吒，二人自在一處。子牙進府調理。

且說成湯營裏楊森見王魔得勝，追趕子牙，至晚不見回來。楊森疑惑：「怎麼不見回來？」忙忙袖中一算，大叫一聲：「罷了！」高友乾、李興霸齊問原由。楊森怒曰：「可惜千年道行，一旦死於五龍山！」三位道人怒髮沖冠，一夜不安。次日上騎，城下搦戰，只要子牙出來答話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子牙著傷未癒。只見金吒曰：「師叔，既有弟子在此保護，出城定要成功。」子牙從計上騎，開城，見三位道人咬牙大罵曰：「好姜尚！殺吾道兄，勢不兩立！」三騎齊出來戰。子牙傍有金吒、哪吒二人。金吒兩口寶劍，哪吒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抵敵。五人交兵，只殺得靄靄紅雲籠宇宙，騰騰殺氣照山河。子牙暗想：「吾師所賜打神鞭，何不祭起？」子牙將神鞭丟起，空中只聽雷鳴火電，正中高友乾頂上，打得腦漿迸出，死於非命，——魂已入封神臺去了。楊森見高道兄已亡，吼一聲來奔子牙；不防哪吒將乾坤圈丟起，楊森方欲收此寶，被金吒將遁龍椿祭起，遁住楊森，早被金吒一劍，揮為兩段，——道靈魂也進封神臺去了。張桂芳、風林見二位道長身亡，縱馬使鎗，風林使狼牙棒，衝殺過來。李興霸騎猱，撿方楞鋼殺來。金吒步戰。哪吒使一根鎗，兩家混戰。只聽西岐城裏一聲砲響，走出一員小將，還是一個光頭兒，銀冠銀甲，白馬長鎗，——此乃黃飛虎第四子黃天祥。——走馬殺到軍前，神武揚威，勇貫三軍，鎗法如驟雨。天祥刺斜裏一鎗，把風林挑下馬來，——魂也進封神臺去了。張桂芳料不能取勝，敗進行營。李興霸上帳自思：「吾四人前來助你，不料今日失利，喪吾三位道兄。你可修文書，速報聞兄，可求救至此，以泄今日之恨。」張桂芳依言，忙作告急文書，差官星夜進朝歌。不表。

且說姜子牙得勝回西岐，陞銀安殿。眾將報功。子牙羨黃天祥走馬鎗挑風林。金吒曰：「師叔，今日之勝，不可停留，明日會戰，一陣成功，張桂芳可破也。」子牙曰：「善。」次日，子牙點眾將出城，三軍吶喊，軍威大振，坐名要張桂芳。桂芳聽報大怒：「自來提兵未曾挫銳，今日反被小人欺侮，氣殺我也！」忙上馬布開陣勢，到轅門，指子牙大喝曰：「反賊！怎敢欺侮天朝元帥！與你立見雌雄。」縱馬持鎗殺來。子牙後面黃天祥出馬，與桂芳雙鎗並舉，一場大戰：

二將坐雕鞍，征夫馬上歡。這一個怒發如雷吼；那一個心頭火一攢。這一個喪門星要扶紂主；那一個天罡星欲保周元。這一個捨命而安社稷；那一個棄殘生欲正江山。自來惡戰不尋常，轅門幾次鮮紅濺。

話說黃天祥大戰張桂芳，三十合未分上下。子牙傳令：「點鼓。」——軍中之法：鼓進，金止。——周營數十騎，左右搶出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騶、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爽、呂公望、南宮适、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天、黃明、周紀等，圍裹上來，把張桂芳圍在垓心。好張桂芳，似弄風猛虎，酒醉斑彪，抵擋周將，全無懼怯。且說子牙命金吒道：「你去戰李興霸，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。」金吒聽命，拽步而來。李興霸坐在猱上，見一道童忽搶來，催開猱，提鋼就打。金吒舉寶劍急架相迎。未及數合，只見哪吒登風火輪，搖鎗直刺李興霸。興霸用鋼急架相還。子牙在四不相上，方祭打神鞭。李興霸見勢不能取勝，把猱一拍，那獸四足騰起風雲，逃脫去了。哪吒見走了李興霸，登輪直殺進桂芳垓心來。晁田弟兄二人在馬上大呼曰：「張桂芳早下馬歸降，免爾一死，吾等共享太平！」張桂芳大罵：「叛逆匹夫！捐軀報國，盡命則忠，豈若爾輩貪生而損名節也！」從清晨只殺到午牌時分，桂芳料不能出，大叫：「紂王陛下！臣不能報國立功，一死以盡臣節！」自轉鎗一刺，桂芳撞下鞍轡，——點靈魂往封神臺來，清福神引進去了。正是：

英雄半世成何用，留的芳名萬載傳。

桂芳已死，人馬也有降西岐者，也有回關者。子牙得勝進城，入府上殿，各報其功。子牙見今日眾將英雄可喜。

且說李興霸逃脫重圍，慌忙疾走。李興霸乃四聖之數，怎脫得大數。猱正行，飄然落在一山，道人見坐騎落下，滾鞍下地，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；尋思良久：「吾在九龍島修煉多年，豈料西岐有失，愧回海島，羞見道中朋友。如今且往朝歌城去，與聞兄共議，報今日之恨也。」方欲起身，只聽得山上有人唱道情而來。道人回首一看，原來是一道童：

「天使還玄得做仙，做仙隨處踏青天。此言勿謂吾狂妄，得意回時合自然。」

話言那道童唱著行來，見李興霸打稽首：「道者請了！」興霸答禮。道童曰：「老師那一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興霸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士李興霸，因助張桂芳西岐失利，在此少坐片時。道童，你往那裏來？」道童暗想道：「這正是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』。」道童大喜：「我不是別人，我乃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；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師叔姜子牙門下，立功滅紂。我臨行時，吾師曾說：『你要遇著李興霸，捉他去西岐見子牙為贖見。』」豈知恰恰遇你。」李興霸大笑：「好孽障！焉敢欺吾太甚！」拎鋼劈頭就打。木吒執劍急架忙迎。劍鋼相交。怎見得九宮山大戰：

這一個輕移道步；那一個急轉麻鞋。輕移道步，撒玉靶純鋼出鞘；急轉麻鞋，淺金裝寶劍離匣。鋼來劍刺一團花；劍去鋼迎，腦後千塊寒霧滾。一個是肉身成聖，木吒多威武；一個是靈霄殿上，神將逞英威。些兒眼慢，目下皮肉不完全；手若遲鬆，眼下屍骸分兩塊。

話說木吒大戰李興霸，木吒背上寶劍兩口，名曰「吳鉤」。——此劍乃「干將」、「鎮鐸」之流，分有雌雄。——木吒把左肩一搖，那雄劍起去，橫在空中，磨了一磨，可憐李興霸：

千年修煉全無用，血染衣襟在九宮。

木吒將興霸屍骸掩了，借土遁往西岐來，進城，至相府。門官通報：「有一道童求見。」子牙命：「請來。」木吒至殿前下拜。子牙問曰：「那裏來的？」金吒在傍言曰：「此是弟子兄弟木吒，在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學藝。」子牙曰：「兄弟三人濟佐明主，簡篇萬年，史冊傳揚不朽。」西岐日盛。

話說聞太師在朝歌執掌大小國事，其實有條有法。話說汜水關韓榮報入太師府，聞太師拆開一看，拍案大呼曰：「道兄你卻為著何事，死於非命！吾乃位極人臣，受國恩如同泰山，只因國事艱難，使我不敢擅離此地，今見此報，使吾痛入骨髓！」忙傳令：「點鼓聚將。」只見銀安殿三咚鼓響，一千眾將參謁太師。太師曰：「前日吾邀九龍島四道友協助張桂芳，不料死了三位；風林陣亡。今與諸將共議，誰為國家輔張桂芳破西岐走一遭？」言未畢，左軍上將軍魯雄年紀高大，上殿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聞太師看時，左軍上將軍魯雄蒼鬚皓首上殿。太師曰：「老將軍年紀高大，猶恐不足成功。」魯雄笑曰：「太師在上：張桂芳雖是少年當道，用兵恃強，只知己能，顯胸中秘授；風林乃匹夫之才，故此有失身之禍。為將行兵，先察天時，後觀地利，中曉人和。用之以文，濟之以武，守之以靜，發之以動；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危而能安，禍而能福；機變不測，決勝千里，自天之上，由地之下，無所不知；十萬之眾，無有不力，範圍曲成，各極其妙，定自然之理，決勝負之機，神運用之權，藏不窮之

智，此乃為將之道也。末將一去，便要成功。再副一二參軍，大事自可定矣。」太師聞言：「魯雄雖老，似有將才；況是忠心。欲點參軍，必得見機明辨的方去得。不若令費仲、尤渾前去亦可。」忙傳令：「命費仲、尤渾為參軍。」軍政司將二臣令至殿前。費仲、尤渾見太師行禮畢。太師曰：「方今張桂芳失機，風林陣亡，魯雄協助；少二名參軍。老夫將二位大夫為參贊機務，征勦西岐；旋師之日，其功莫大。」費、尤聽罷，魂魄潛消：「太師在上：職任文家，不諳武事；恐誤國家重務。」太師曰：「二位有隨機應變之才，通達時務之變，可以參贊軍機，以襄魯將軍不逮，總是為朝廷出力。況如今國事艱難，當得輔君為國，豈可彼此推諉。左右，取參軍印來！」費、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，只得掛印。簪花，遞酒，太師發銅符，點人馬五萬協助張桂芳。有詩為證：
魯雄報國寸心丹，費仲尤渾心膽寒。夏月行兵難住馬，一籠火傘單征鞍。只因國祚生離亂，致有妖氛起禍端。臺造封神將已備，子牙冰凍二讒奸。

話說魯雄擇吉日，祭寶纛旗，殺牛，宰馬，不日起兵。魯雄辭過聞太師，放炮起兵。此時夏末秋初，天氣酷暑，三軍鐵甲單衣好難走，馬軍兩汗長流，步卒人人喘息。好熱天氣！三軍一路，怎見得好熱：

萬里乾坤，似一輪火傘當中。四野無雲風盡息，八方有熱氣昇空。高山頂上，大海波中。高山頂上，只晒得石裂灰飛；大海波中，蒸熬得波翻浪滾。林中飛鳥，晒脫翎毛，莫想騰空展翅；水底游魚，蒸翻鱗甲，怎得弄土鑽泥。只晒得磚如燒紅鍋底熱，便是鐵石人身也汗流。三軍一路上：盔滾滾撞天銀罄，甲層層蓋地兵山。軍行如驟雨，馬跳似歡龍。閃翻銀葉甲，撥轉皂雕弓。正是：喊聲振動山川澤，天地乾坤似火籠。

話說魯雄人馬出五關，一路行來。有探馬報與魯雄曰：「張總兵失機陣亡。首級號令在西岐東門，請軍令定奪。」魯雄聞報大驚曰：「桂芳已死，吾師不必行，且安營。」問：「前面是甚麼所在？」探馬回報：「是西岐山。」魯雄傳令：「茂林深處安營。」命軍政司修告急文書報太師。不表。

且說子牙自從斬了張桂芳，見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。一日子牙陞相府，有報馬報入府來：「西岐山有一支人馬紮營。」子牙已知其詳。前日清福神來報，封神臺已造完，張掛「封神榜」，如今正要祭臺。傳令：「命南宮适、武吉點五千人馬，往岐山安營，阻塞路口，不放他人馬過來。」二將領命，隨即點人馬出城。一聲炮響，七十里望見岐山一支人馬，乃成湯號色。南宮适對陣安下營寨。天氣炎熱，三軍站立不住，空中火傘施張。武吉對南宮适曰：「吾師令我二人出城，此處安營，難為三軍枯渴，又無樹木遮蓋，恐三軍心有怨言。」一宿已過。次日，有辛甲至營相見，丞相有令：「命把人馬調上岐山頂上去安營。」二將聽罷，甚是驚訝；此時天氣熱不可當，還上山去，死之速矣！」辛甲曰：「軍令怎違，只得如此。」二將點兵上山。三軍怕熱，張口喘息，著實難當；又要造飯，取水不便，軍士俱埋怨。不題。且言魯雄屯兵在茂林深處，見岐山上有人安營，紂兵大笑：「此時天氣，山上安營，不過三日，不戰自死！」魯雄只等救兵交戰。至次日，子牙領三千人馬出城，往西岐出來。南宮适、武吉下山迎接，上山合兵一處。八千人馬在山上絞起了帳帳。子牙坐下。怎見得好熱，有詩為證：

太陽真火煉塵埃，烈日煎湖實可哀。綠柳青松摧艷色，飛禽走獸盡罹災。涼亭上面如煙燦，水閣之中似火來。萬里乾坤只一照，行商旅客苦相挨。

話說子牙坐在帳中，令武吉：「營後築一土臺，高三尺。速去築來！」武吉領命。西岐幸免催趨車輛許多飾物，報與子牙。子牙令搬進行營，散飾物。眾軍看見，痴呆半晌。子牙點名給散，一名一個棉襖，一個斗笠，領將下去。眾軍笑曰：「吾等穿將起來，死的快了！」且說子牙至晚，武吉回令：「土臺造完。」子牙上臺，披髮仗劍，望東崑崙下拜，步罡斗，行玄術，念靈章，發符水。但見：

子牙作法，霎時狂風大作，吼樹穿林。只刮的颯颯灰塵，霧迷世界，滑喇喇天摧地塌，驟瀝瀝海沸山崩，旛幢響如銅鼓振，眾將校兩眼難睜。一時把金風撤去無蹤影，三軍正好賭輸贏。

詩曰：

念動玉虛玄妙訣，靈符秘授更無差，驅邪伏魅隨時應，喚雨呼風似滾沙。

且說魯雄在帳內見狂風大作，熱氣全無，大喜曰：「若聞太師點兵出關，正好廝殺，溫和天氣。」費仲、尤渾曰：「天子洪福齊天，故有涼風相助。」那風一發勝了，如猛虎一般。怎見得好風，有詩為證：

蕭蕭颯颯透深闌，無影無形最駭人；旋起黃沙三萬丈，飛來黑霧百千塵。穿林倒木真無狀，徹骨生寒豈易論。縱火行兇尤猛烈，江湖作浪更迷津。

話說子牙在岐山步斗，刮三日大風，凜凜似朔風一樣。三軍歎曰：「天時不正，國家不祥，故有此異事。」過了一兩個時辰，半空中飄飄蕩蕩落下雪花來。紂兵怨言：「吾等單衣鐵甲，怎耐凜冽嚴威！」正在那裏埋怨，不一時，鵝毛片片，亂舞梨花，好大雪！怎見得：

瀟瀟灑灑，密密層層。瀟瀟灑灑，一似豆稽灰；密密層層，猶如柳絮舞。起初時，一片，兩片，似鵝毛風捲在空中；次後來，千團，萬團，如梨花雨打落地下。高山堆疊，獐狐失穴怎能行，溝澗無蹤，苦殺行人難進步。霎時間銀粧世界，一會家粉砌乾坤。客子難沽酒，蒼翁苦覓梅。飄飄蕩蕩裁蝶翅，疊疊層層道路迷。豐年祥瑞從天降，堪賀人間好事宜。

魯雄在軍中對費、尤曰：「七月秋天，降此大雪，世之罕見。」魯雄年邁，怎禁得這等寒冷。費、尤二人亦無計可施。三軍都凍壞了。且說子牙在岐山上，軍士人人穿起棉襖，帶起斗笠，感丞相恩德，無不稱謝。子牙問：「雪深幾尺？」武吉回話：「山頂上深二尺，山腳下風旋下去，深有四五尺。」子牙復上土臺，披髮仗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把空中彤雲散去，現出紅日當空，一輪火傘，霎時雪都化水，往山下一聲響，水去的急，聚在山凹裏。子牙見日色且勝，有詩為證：

真火原來是太陽，初秋積雪化汪洋。玉虛秘授無窮妙，欲凍商兵盡喪亡。

話說子牙見雪消水急，滾湧下山，忙發符印，又刮大風。只見陰雲佈合，把太陽掩了。風狂凍冽，不亞嚴冬。霎時間把岐山凍作一塊汪洋。子牙出營來，看紂營旛幢盡倒；命南宮适、武吉二將：「帶二十名刀斧手下山，進紂營，把首將拿來！」二將下山，逕入營中。見三軍凍在冰裏，將死者且多；又見魯雄、費仲、尤渾三將在中軍。刀斧手上前擒捉，如同囊中取鈔一般，把三人捉上山來見子牙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